

看房记

□南京 方失语

亲友想买房,于是抽空陪亲友到紧挨南京的某地看了房。通往南京的地铁的开通,让这里多了一份底气。此地楼宇像树林一样“茂密”,街区的生活配套设施也颇为成熟,但几圈转下来,就知道入住率不高、交通也不算便利。

先看了期房。售楼小姐问了亲友老家何处,打出“老乡牌”,言语温婉,说尽好处,譬如“今天刚好赶上优惠政策,你们可以享受很大优惠额。”

但亲友内心更想买现房,于是就另找中介看房。我们在一家饭店吃午饭的时候,正巧男老板听见了我们的谈话,他说他在卖房子,只是没有挂到中介那里。我们到了他家,发现他们夫妻和一双儿女还住着。屋子精装修过,每一处设施他都能说出一个故事来。他和我亲友居然是同乡,于是多了份亲切感。

房子是去年才买的,饭店用的商铺也是买的。之所以要卖房,是因为他的“二娃”的上学问题没法解决。我们一起出了门的时候,他在阳光下叹了口气:“十几岁离家闯荡上海和江苏,到了这个地方以为能安定下来了,如今年过四十又要

漂。”我听了心有戚戚,可是我并不能感情用事。

找中介时,发现一些中介门锁着门。于是打了一个印在门岗亭子上的“售卖房屋电话”,接电话的女子非常热情,专车带我们转。

女中介三十上下,文文弱弱,大热天还整整齐齐地穿着工作服。到了“目标房”楼下,她赶紧下车引路,到了电梯前,赶紧摁好楼层号码,让我们先进。出电梯、进屋门,亦然。

我从她时时处处透着一份职业素养中,也能感受到她对看房者表现出的一份真诚。卖房不易,有人来看房,也未必会买,但多一个人来看,就多一份希望吧!

一下午看了5套房,若不是我们时间有限,看10套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些房子都有故事。其中的一处婚房,“囍”字还没揭下。屋里的物件倒也算新,就是多为经济实惠之物。灶台上,还有烧饭菜留下的痕迹。虽然身处简陋环境,但生活应该是幸福的吧。女中介告诉我们,小两口当初是应急,现在已经在南京买了房。他们给出的价格,“一分不能少”。但是另一处落满灰尘的房子,给的价

格并不高,房东还交代过“诚意要,还可以还价”。老爷子是打算在此养老的,可是后来改变了主意。我出了这个屋子,到楼下,“仰望”了一下全楼,发现没有几家有晒衣服、晒花草的迹象。这样的房子,老爷子不嫌寂寞才怪。

女中介从不过度叙述这些房子的好,而是任由我们评说,最后只是笑意盈盈地问我们“可有看上的?”这大概是经常被人拒绝的“后果”。她已经藉由一种艰辛的生涯,磨砺出了职业的礼貌背后的“平常心”。

她来自遥远的外省。她说起过,自己和妹妹都在这里卖房,而同样在此干中介的哥哥算是“拓荒者”。为了立足,几年打拼后,她在此买了房。“要不你们到我小区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?”她曾小心翼翼发出过邀请。但这个小区远离地铁站,亲友一口回绝了。我们告诉她,回去再和家人商量,便匆匆作别。我们大概率不会买此处的房子了,想起来,不免对这位女中介心生歉意。

人与人之间的“无缘”,其实也是一种难言的缘分吧。

父亲的“印”迹

□扬州 李维圣

父亲已离开我们12年。父亲生前二三事,最让我刻骨铭心。

小时候,家里收有一枚雕刻“公”字的木印。一次秋收时节,父亲回家取“印”,带我同赴晒谷场。晒谷场上,社员们将谷子堆成座座“山峰”。见父亲到来,生产队长说道:“收工了,我们盖印吧。”队长手上也持一枚木印,刻着不同的字。围着谷堆,盖印开始。父亲手持木印,在“山坡”上小心翼翼地盖下,坡面顿时凸立一个“公”字,周围未镂空处则出现2厘米深的凹槽。父亲用草木灰填满凹槽,使灰面与坡面持平。队长如法炮制,在父亲印迹旁盖上印记。待全部谷堆盖好印记,他们才用麦草帘子将谷堆盖好。回家路上,我好奇地问父亲:“为啥要盖印?”他对我说:“这是公家的粮,盖印就是做记号,如若印记散了,谷子就被动过了。”我又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要盖两个不同字的印?”父亲正色地说:“要是只盖一个印,晚上盖印的人把谷子搬了再盖上印,那不就出问题了吗?”他进一步解释:“明早上工,社员们要掀开草帘子查看印记,看到印记完好才放心呢。”至此,我才对“印”的作用恍然大悟,“公”字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多年后,我走上执法岗位。对于行政执法,法律也有明确规定,现场执法必须2人以上;同时,行使行政执法权,必须接受执法监督。那次盖印经历,成了父亲为我上的第一堂公正执法启蒙课。

1988年,我高考落榜后,被送到大姑父所在的镇学裁缝,暂住大姑父家。大姑父是操持蔬菜的好手,他借助毗邻集镇的“地利”,搞起了大棚蔬菜。虽然栽种数量不大,但品种丰富,常常赶到镇上卖菜。我每次回到大姑父家吃饭,

都能听到他如数家珍唠叨着当日菜价和收成。有一回,大姑母对我说:“你们小辈其实没吃过什么苦。当年,我做姑娘时,和你爸那才叫苦。你爸10多岁就带着你二叔,每天早出晚归去放鸭,风里来,雨里去。我比你爸小两岁,一个半大姑娘,弟弟妹妹都很小,帮不上什么忙。我每天推粪车……忙不完的工,做不完的事。一次,你爸看到我累倒了,很是心疼,将你叔叔们叫到身边,叮嘱他们说:你们长大了千万不要忘记大姐,将来大姐嫁了人家一定要对她好点。”

虽然这已是40多年前的往事,但每每谈及,大姑母心中依然暖流难抑,我也深有感触地想,也许这是她珍藏心间,哥哥弟弟们送给她的最好“嫁妆”。

父亲过世后,按照老家习俗,灵堂设在大哥家客厅。当晚,一家人默默相对,沉浸在悲痛之中。忽然,我隐约感觉传来一阵啜泣声,只见父亲灵柩旁,站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位中年男人。走近一瞧,中年男人原来是我20年未见的初中同学。见我过来,他拉着我的手安慰道:“老同学节哀。听说老爷子仙逝,我陪母亲过来吊唁。小时候听母亲说,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,老爷子接济过我们,用8斤小麦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。”8斤小麦?我难以置信。小时候,家中虽有父母两个劳力挣工分,但6个子女口粮捉襟见肘。有时,家里揭不开锅,我们就爬榆树,采些榆钱将就着烧“菜粥”……

8斤小麦“救命”的事,我没向母亲求证,也许父亲压根儿就没告诉过她;又也许,根本就是他们经过反复商量后的共同决定。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”父亲走了,但他乐善好施的“余香”仍萦绕在乡间,更留在我心里。

水葫芦

□陕西西安 李勤安

去早市带回一株水葫芦,顾不上吃饭,找出以前放水仙的瓷钵洗净加水,“新来的客人”就有了栖身之地。

下午再到阳台,水葫芦经过几小时水的滋养已经恢复了生机,似乎还长高了一点儿。选好角度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群里,很快就收到很多表扬、称赞的表情包,这让不善于侍弄花草的我心情大好。

最早接触水葫芦时,我还是一个背着书包的读书郎。邻家大哥从外地回来说要给我看样好东西,说罢从包里取出一株叶子肥厚碧绿、杆上鼓出个圆球的植物。我忙问是啥,他告诉我这叫水葫芦,外国货,长得很快,可以喂猪喂羊。那时节物质匮乏,我们都希望植物们长得又快又大,奉献出更多的果实,满足那些时常空荡荡的胃。

大哥找来个废旧猪食槽把水葫芦放进去,没几天,孤零零地漂浮在一角的植物变戏法似的铺满了整个水面。听说有远道而来的

“洋货”,乡亲们纷纷前来瞧稀奇。大哥慷慨,把大半儿都送了人。等下一拨长成剁碎喂猪,猪对这“洋荤”不感兴趣,饿了才很不情愿地拱上几嘴。既然没多大用处养着又白费工夫,大哥从此懒得搭理,让它自生自灭吧。

最近知道水葫芦有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字——凤眼莲。这有点像某个熟人叫了几十年大强,二狗,机缘巧合发现他户口本上的名字很是高大上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叫它水葫芦。

家里的水葫芦越长越精神,形状如猫耳朵的墨绿色叶子泛着油光,杆上的小圆球像个吃饱喝胀的圆肚皮儿。好养还养眼,每每到阳台上去都忍不住投去关注的目光。我知道它还开花,那种四周淡紫、中间蓝色的花。我猜想,像孔雀羽毛顶部那个圆点样的花,也许是叫凤眼莲的缘故。

我在等待水葫芦开花的那一天。

虹

□新疆克拉玛依 李显坤

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窗外下过雨,偶一抬头,已是雨过天晴,天空又出现了傍晚的美丽彩虹。

所有的彩虹,都是悄然而至的。

正如茅盾在散文《虹》中写道:“分明的一道彩虹划破了蔚蓝的晚空。什么时候它出来,我不知道;但现在它像一座长桥,宛宛地从东面山顶的白房屋后面,跨到北面的一个较高的青翠的山峰。”

在独山子,我见到的这道虹,是在南边。南边的山,是北天山的余脉。虽山顶终年积雪,也属平常的山,却平凡而又平静。

这道虹的外侧,还能看到一道虹,光彩稍淡,色序外紫内红,这自然是霓。

小时候,常与小弟在雨后,痴

痴地、好奇地望着天空中出现的彩虹,直到虹与霓一同渐渐淡化了去。

那时当然不知道这在自然变幻间,让人领略到了别样之美的光线,是以一定角度照在水滴上所发生的折射、分光、内反射、再折射,这神奇的大气光象,也不需要去懂得,只要它像是一条弧形的彩带,就足够引发我们无尽的想像。

在商代甲骨文中,虹的字形像拱桥形的蛇或龙,首尾各有一个有巨口的头。在古人眼中,这非常奇幻的现象让人难以理解,彩虹自然被视为了某种奇特的活物。甲骨文记有“有出虹自北,饮于河”,古人把末端延伸至水中的彩虹,认为是个怪物在吸水。

我和小弟所认识的“虹”字,当

然不是甲骨文所流传下来的样子,而是成为现在这种写法了。

更多的时候,我们都不由得将虹想像成拱桥。古人也是这样,虹甚至是拱桥的代称。这与希腊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小弟离开我们整整三周年了。在天上的小弟,也看见了这道连接天地的道路了吗?那可是能够便于我俩驾虹霓,乘赤云,登彼九疑历玉门的道路啊!

虽然风吹花落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可有时不待风吹,花也自然落去。时常想起,就不是真正的离别;字语表达,未必是完整的心念。

小弟一定看到了,而且正在吟唱那首《彩虹歌》:“虽然是不同的天空,我却看见天上有彩虹。”

岁月的凭证

□重庆 应飞

上周末,爸妈终于对我下了最后通牒,务必到老房子里把我留下的东西全部清空,要么搬走,要么扔掉。大约五年前搬家的时候,为了逃避选择的痛苦,我将以往生活的所有杂物几乎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:书、笔记本、日记本、相册、留言册、录音机、随身听、磁带、CD、玩偶以及学生时代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收藏品。但这个被我延迟了五年多的断舍离终于还是到来了。

我在这个蒸笼般的房子里大汗淋漓地翻检一堆布满灰尘的旧物。为了速战速决,我在面对选择时少了一份犹豫,多了几分果断,大部分东西都被毅然决然地放进了标注为“丢弃”的编织袋中。

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大信封的出现打破了我的节奏。信封里装的全是泛黄的书信和一些将黄未黄的明信片。当我逐一翻看那些布满黄色斑点的信件时不觉往事浮上心头。

初中毕业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分别进入了不同的高中,但大

家都在市内,相距不过一二十公里,寒暑假也能常常见面,日常煲个电话粥也是司空见惯的。但其中一个同学因为受到各种言情小说、电视剧浪漫情节的影响,总是愿意放大彼此之间天各一方的幻觉,并且非要我们采用古老的通信方式保持联系,而这种通信往来竟然出乎意料地坚持到了人手一部手机的大学时代。书信的内容要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要么是天马行空的梦想,还有就是虚构臆想出来的青春惆怅,这些汇聚成了少年时代生活的焦点。当人到中年的我汗流浹背地读着这些信件时不觉哑然失笑,但也庆幸这些幼稚做作的文字记录提供了青春的凭证。

这堆书信里还夹杂了一封独特的陌生人来信。那是十年前,刚毕业的我在上海一家报社做编辑时收到的读者来信。那时,手写形式的读者来信近乎绝迹,加上信的抬头称我为“编辑先生”,可见这是一个颇为老派的读者了。来信的目的是指出我的一个错误,我将“洞庭商

帮”解释为依托洞庭湖自然优势兴起的商帮。这位来信者指出“洞庭”实为位于江苏吴县境内的“洞庭山”,而非湖南“洞庭湖”。对于如此谬误,来信却未有一字针对我本人,完全限于纠正错误,止于知识本身的探讨,与互联网上动辄大加挞伐的纠错生态大相径庭。

时隔十年再读此信,我对这位老先生(从落款的名字可以推测大概率是一位男性)仍然充满了感激之情,他温文尔雅、谦逊有礼的纠错方式,保护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脆弱的自尊心,让犯了错误的我有勇气在编辑岗位上继续坚持下去。如今我已经离开媒体行业多年,庆幸有了这封信作为那段工作经历的凭证。

读完这些信件,我顿时改变了主意,决定将那个标注为“丢弃”的编织袋也一并打包放进后备箱。我相信就算现在的房子再小,也总能挤出一个地方,容纳这个装有以往生活留下的杂物编织袋,存放那些逝去岁月的凭证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2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